

疆界內外——《聊齋誌異》的同性情愛*

陳翠英**

〔摘要〕

《聊齋誌異》中，婚戀主題的相關書寫一向是不避情色，風月無邊。近年在有關性別、敘事理論轉化出新的研究視域觀照之下，針對《聊齋》中將近三分之一篇幅的情愛主題，當猶能提供論者開展異於既往的論述空間。本文擬就全書男男、女女、以及跨界游移等有關同性情愛的多元樣貌，探析其中攸關情欲、權力、倫理的牽纏互涉，兼顧歷史文化語境與作家自主創作意識，亦重《聊齋》迂迴取勢的敘事策略，期能一探《聊齋》如何展現光彩紛呈千姿百態的情色美學，以及寄寓其中豐富深邃的人文省思。

關鍵詞：《聊齋誌異》、同性情愛、疆界、倫理、敘事策略

*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聊齋》美學」(NSC98-2410-H-002-198)之部份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主辦之「第二屆東亞人文學論壇」(2010年12月10-11日)。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具體而豐富的修訂意見，謹此深致謝忱。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在《聊齋誌異》¹涵攝萬象的題材中，婚戀主題既蔚為大觀，多篇亦觸及男男女女之間的同性情愫，並且一如《聊齋》其他篇章，或浪漫綺想風月無邊，或衝撞體制情理辯詰，形塑世間情緣，觀照錯綜人性。中國同性情愛的發展堪稱源遠流長，其動態進程也歷代有別，文獻載錄不絕，尤以明清時期社會文化思想發生急劇變化，反映在文學創作方面也顯現時代風潮浸潤之下的紛繁光景，文化語境的實然造就文人據以反思辯詰的創作泉源。²相關研究業已積累豐富成果，或綜論同性戀情的歷時性發展，或就時代、身份、地域、性別等差異性分論其多元形貌；³側重文獻文學書寫者，則對歷代文學作品所涉同性戀情考析甚詳，⁴尤以對明清時

¹ 本文所引《聊齋誌異》為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文中簡稱《聊齋》。

² 相關論述不勝枚舉，本文僅就論及男風問題的相關著作略作管窺，參見張春樹、駱雪倫著，王湘雲譯：《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與文化及其「現代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五章之二〈晚明社會的都市化、男風及民間宗教〉，頁211。書中亦引述李漁作品中有關男風和男妓現象與謝肇淛《五雜俎》、沈德符《萬曆野獲編》等記載相符，反映了重要社會思想問題，頁215-217。

³ 學者論述有關明清小說中的同性戀現象多已就相關文獻作一回顧，如陳益源：〈《紅樓夢》裡的同性戀〉，收入氏著《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提及潘光旦、郭立誠等人的著作，頁232-245。在此再略作補充，如王書奴：《中國娼妓史》（臺北：萬年青書店，1971年）各章討論之男色；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麥田出版，1996年），第三章〈男色面面觀〉；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四章〈明清社會男同性戀風氣〉；張在舟：《曖昧的歷程——中國古代同性戀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李孝悌：《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臺北：一方出版，2002年），〈袁枚與十八世紀中國傳統中的自由〉，〈三、袁枚和十八世紀的私密空間·情欲與男色〉，文中述及袁枚的情欲對象並及男性以及十八世紀男風在中國被接納的程度，頁30-35。別海燕則在剖析《聊齋》同性戀情的論文中扼要回顧傳統人文背景：〈《聊齋志異》中的同性戀透視〉，《荷澤學院學報》第27卷第3期（2005年6月），頁50-54。近期馮藝超：〈《聊齋志異》中的男同性戀書寫〉（《淡江中文學報》第21期〔2009年12月〕，頁179-212）一文中所引前賢研究成果亦頗為周詳，如劉達臨、矛鋒、高羅佩等學者專著；多篇期刊論文；以及何志宏、蕭涵珍、林慧芳、賴淑娟、何大衛等學位論文，相關引錄見後，茲不贅述。

⁴ 如矛鋒著：《同性戀文學史》（臺北：漢忠文化，1996年），〈上篇中國同性戀文學〉，頁

期相關現象的討論也隨著作品的累增而益顯錯綜多端，有關《聊齋》同性情愛的評述亦多包涵其中。

在感情樣態如此紛繁多端的時代語境之中，明清文人是如何觀看、投射、省思同性情愛？《聊齋》文本又是如何回應與評斷？明清文人一方面並未全然貶抑同性情愛，如馮夢龍編著《情史》別列〈情外類〉；⁵張岱稱許祁止祥對待阿寶的一往情深，張岱的「祁止祥癖」之說堪稱繼「斷袖之癖」後也標誌著文人狎近變童、甚至引為知音知己的普遍風尚，⁶近期學者且就祁止祥之例評析傳統「男性友道」，更足以彰顯男性情愛透顯的時代及人性意義。⁷

然而持否定批判、動輒予以倫常規範者亦不在少數，學者即指出晚明清初對男色的複雜態度，乃贊同與抑制糾纏，認可與厭惡相互重疊。⁸而《聊齋》中的同性情愛書寫是否也表現了相類的矛盾錯綜？如何解讀相反相成的弔詭書寫及生命課題？前人對歷史語境、敘寫內容既已著墨甚詳，⁹在相關研究成果之外，本文重在從現代性別意識出發，思辨男同、女同的主體位置、認同進程，亦即同性情愛者其內在欲、性別取向。例如學者指出同性戀者之間情感有平行、上／下的互動對應關係，則父／兄的權力如何運作？如何施展遂行？這些情愛模式在歷史語境以及當今脈絡的意義為何？而蒲松齡對同性情愛持何態度？與前人時論有何異同？《聊齋》作為敘事文類，其言說方式是否影響意義的建構？針對前述問題，

33-144；施擘著：《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⁵ 明·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校點：《情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二十二〈情外類〉。

⁶ 明·張岱著，夏咸淳、程維榮校注：《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四〈祁止祥癖〉：「止祥去妻子如脫屣耳，獨以變童崽子為性命，其癖如此。」，頁72-73；相關討論見吳存存，前引書，同註3，頁122-123。

⁷ 參見 Joseph S. C. Lam, "Music and Male Bonding in Ming China", 收入 *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 edited by Martin W. Huang (黃衛總),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7), pp.101-106. 文中述及有關明代祁止祥與其樂友阿寶的同性情緣。

⁸ 袁書菲 (Sophie Volpp): 〈規範色慾：十七世紀的男色觀念〉，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81。

⁹ 馮藝超，同註3，文中論及《聊齋》中男同性戀書寫的歷史背景、敘寫內容、敘述手法等，且分篇列表說明相關內容，因此本文不擬就相關課題再予重覆，而重在性別觀點與多重敘事。

本文擬由「疆界」角度切入，就《聊齋》全書男男、女女之間、以及跨界游移等有關同性情愛的多元樣貌，探析其中攸關情欲、倫理、權力的牽纏互涉，涵括同性情愛游離性別界線的言動表現，其如何入／出、依／違傳統以外／內、動／靜、陽／陰等二元對立觀點所劃分的男／女生命軌道、社會分工、倫理位置等，「疆界」因此賦有「性別」、「性取向」、「階級」的多重指涉。至於「情愛」義界，則排除《聊齋》大量有關同性情誼篇章，而重在賦有性欲、色慾意涵的人際互動，雜糅情欲色相的迷戀以及心靈契合的知己之感等。由於同性情愛牽連及於傳統兩性機制、性別形塑、婚姻型態等歷史文化語境，其感情樣態「男」、「女」各有不同，是以本文就男／男、女／女之間的同性情誼分別論述之。

二、男男之間：倫常禮教／權力宰制／愛欲自主

（一）警誡與游移：傳統男風¹⁰與價值批判

《聊齋》若干篇章述及傳統以色事人的男優、變童，蒲松齡較少直言批判或譴責男風，然而往往在現世複雜牽纏的人際網絡之中觀照男男情愛所衍生的人生或社會問題，涉及道德、功利、禮教、倫常的多重糾葛。例如〈俠女〉（卷二）描述顧生家貧，年二十五伉儷猶虛。少年求畫顧生，意頗儂佻，後遂相稔相暱。其後對戶女郎私與顧生一度交歡，少年頻頻無禮於女，又以將徧播揚相脅顧生。女郎一度以少年為顧生變童而置之怨之，後擲刃斬之，少年乃一白狐，身首異處。此篇重在稱揚俠女報仇報恩至孝至仁，同性情愛並非全篇主軸，顧生的雙性戀取向亦非作者關切或批判重點，然而篇末異史氏獨就變童評曰：

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變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豕，彼愛爾婁豬矣！

全篇形塑俠女的孝心義行，相對地貶抑白狐變身的輕薄少年，以俠女／變童並稱對比作結，顧生與變童（少年）的同性親／疏似非質疑重點，變童可以也確乎存

¹⁰ 傳統相關名詞甚多，參見張在舟：《曖昧的歷程》，〈第一章·緒論〉即列舉四十二種與同性情愛有關的名詞，其「男風」一詞意指男男情色交流的現象或活動，同註3，頁9-19。本文或沿用此說，或以「男同」相對稱述「女同」，或泛稱「同性情愛」、「同性情誼」等，將視論述脈絡而有所調整。

在。然而蒲松齡仍頗有貶意，引用《左傳》典故「艾豕」、「婁豬」之說不僅語帶輕蔑，變童也是被指責的，因其不僅色誘顧生，並且意圖染指俠女，俠女義行的有／無則為倫常秩序之所繫，若無俠女明察善惡且相助鋤奸，變童恐掠奪所愛反噬顧生，其可能雙重跨界狎弄雙性而具破壞性，有待女性建立防線。此中潛在危機反映男風的普遍性及複雜性，在俠女報仇報恩的主軸中看似逸出的旁枝卻成了異史氏叮囑重點，意在譴責變童，引以為戒。

再如〈商三官〉（卷三），描述商士禹因酒醉譴忤邑豪，遭邑豪嗾使家奴亂捶致死。邑豪誕辰招優為戲，優人李玉姿容意態俱為邑豪所喜，致留與同寢，李玉醉語狎惑邑豪並伺機斬殺之。李玉即士禹幼女商三官，三官利用邑豪性好龍陽而扮裝色誘，得報父仇。邑豪遂其權力操弄以親狎三官而付出生命代價，全篇未盡以同性情色愛欲為主軸，然道德訓誡卻甚為顯豁。

類此男風現象一方面緣於傳統宗法制度之下的階序格局，男權役使在下位者遂其性愛欲望，如〈韋公子〉（卷十一），韋公子放縱好淫，意悅優童羅惠卿，不但狎玩優童，甚至聽聞變童新娶婦尤韻妙，竟向變童示意：

惠卿無難色，夜果攜婦至，三人共一榻。留數日，眷愛臻至。

惠卿固無難色，或許他也是一個縱欲恣肆的好色之徒，然而韋公子一聲要求仍然意味著權力下達，如此的三人行樂圖，也形塑韋公子的雙性戀取向何其順勢自然，反映允許男寵存在的婚姻情境。然而變童竟是韋公子與家婢所生，韋生駭極無言以對，厚贈而勸其改業。其後韋生不得善終，異史氏嚴批韋公子自食便液，人頭畜鳴，意在評論此輩亦難逃鬼神侮弄。放縱情欲必招果報懲罰，韋公子終遭反噬，其男同行為亦為此付出代價。

上述篇章雖非以男風現象為情節主軸，仍不無投射時代語境反映現實的意涵。史稱明清時期男風鼎盛，由《聊齋》相關篇章可見一般。前述各篇當事者皆因性好龍陽而招致惡局，蒲松齡所持態度，堪稱不出鄙夷男風視為敗德的主流觀點，¹¹——卻又不無複聲異音。如〈周生〉（卷十二）中，周生為淄邑幕客，受夫

¹¹ 有關男風在明清兩代所受批評及律法規範，參見張在舟，前引書，同註 3，第二章〈歷史面貌〉第六節〈淫靡：明代〉〈五·道德、法律與男風〉，頁 306-312；以及第七節〈盡顯：清代〉〈六·道德與男風〉、〈七·法律與男風〉，頁 473-502。〈黃九郎〉（卷三）中，撫公亦因迷戀作為變童的黃九郎而致殞命，亦可歸為此類富含教化意味題材，篇末「笑

人之託代為祝文，周生歷敘夫人平生卻語涉狎謔，其後周生、僕人、夫人相繼過世：

周作駢詞，歷敘平生，頗涉狎謔。中有云：「栽般陽滿縣之花，偏憐斷袖；置夾谷彌山之草，惟愛餘桃。」此訴夫人所憤也，類此甚多。脫稿，示同幕凌生。凌以為褻，戒勿用。弗聽，付僕而去。未幾，周生卒於署；既而僕亦死；徐夫人產後，亦病卒。

周生的幕客身份為從屬階層，其代夫人撰寫祝文卻刺譏淄邑有斷袖之好；敘述者雖認為周生語涉狎謔，卻也指出周生代訴夫人所憤，亦暗寓人夫男寵對人妻的傷害，如此文脈有所翻轉，周生被指責又被肯定。周生當然重在嘲諷淄邑，即或同幕凌生告戒勿用，周生弗聽而逕自付僕。周生恣情縱筆結果未幾即卒於官署，僕人及夫人相繼死亡；周生子甚至夢父告戒，自訴以褻詞干犯神怒，不僅一己遽夭天年，甚且貽累徐夫人及焚文之僕。異史氏評論：

媼嫚之詞，何敢以告神明哉！狂生無知，冥譴其所應爾。但使賢夫人及千里之僕，駢死而不知其罪，不亦與刑律中分首從者，反多憤憤耶？冤已！

異史氏一貫慨嘆宦場憤憤，百姓含冤，其訓誡意味固然甚為顯豁，然而可堪注意的是對於心懷激憤的人妻以「賢夫人」稱之，豈非站在人妻立場代抒不平之鳴，而反有認可周生所言之意？如何看待中間這一層肯定周生的異質聲音？如果周生確實說出夫人心聲，何以招致惡果？如何解釋這層吊詭？文中有雙重發言主體，一是周生，另一是敘述者，敘述者又有雙重發話對象，一是揭現徐夫人婚姻中的處境，甚或抱以同情；另一是譴責揭發真象的發言者，形成語脈上的內在對話、¹²雙聲語，¹³敘述者引述周生作駢詞屬於第一層次；敘述者又加上評論：「此訴夫人

判」對同性情愛尤其多所鄙斥；惟此篇蘊涵多重主題，後文將再細論。

¹² 巴赫金所指具有內在對話性的話語，「是指某個人說的一席話或寫的文字因包容他人聲音、他人話語而在自身內部產生對話關係的話語，這時作者聲音可以與他人聲音發生或借花獻佛或同意或反駁或批判或諷刺或談諧等等的對話關係。」參見凌建侯：《巴赫金哲學思想與文本分析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23-124。

¹³ 巴赫金認為小說話語的特殊性恰恰就在一個聲音中可以融入其他人的聲音，在一個文體

所憤也」，此一鑲嵌語與周生所述形成對話，並且是同意而非反對的對話關係，這一層意旨與篇末譴責周生為「姪媼之詞」、理應遭到「冥譴」的道德訓誡有別。小說的雜語顯然賦予文本多重意涵，¹⁴《聊齋》其他有關同性情愛的篇章亦有相類的複調異音，對變童男寵、男男情愛的差異面向因之也開展多維觀照及價值批判。

（二）隨機與自主：男男同性情愛與異史氏的多重論述

前述〈周生〉一文雖然篇章短簡，也殊非以男風為主軸，卻蘊涵多重訊息也引發進一步思辨：蒲松齡對男男情色所持態度，是否全然否定？抑或別有異音雜語？觀諸其他篇章，不乏以人物具體言動展演了男男同性情愛的任意性、隨機性，也彰顯文本超越單一觀點的價值取向。如〈念秧〉（卷四），本篇「異史氏曰」置於篇首，重在批判念秧者設局騙人，人情鬼域；篇末引古言「騎者善墮」亦意在警惕男色誘人每每因此滋事。篇中王子異僕人被騙徒色誘部份並非情節主軸，卻也因此突顯男男之間情色相吸相應的普遍性。王子異前往都城探望長輩，中途幾度遇人搭訕邀約同宿，都賴僕人機警戒備商謀。後遇金姓少年傾訴名落孫山之嘆，王子異「聽其語，操南，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稍慰藉。」其愛慕男色之情昭然若揭，馮鎮巒因此評道：「龍陽派」。王生或許因心生好感而疏於戒備，以致其後在少年自述「何僕輩亦無至者」、且抱怨「以家口相失，夜無僕役，患不解牧圍」，在在明示沒有僕輩在旁照料時，王生遂「命僕代攝莖豆」，埋下僕人成為色誘目標的轉折。道途中歹徒先後伺機與王生攀談，勢必早已聲氣相通，知悉僕人忠心護主，必欲剷除而後快。而王生不察，遂漸入彀中，正如篇首異史氏所說，念秧者「隨機設阱」、「言辭浸潤」。其後王子異見張、許、金三人聚賭雖然疑心漸生，卻仍步步陷入金、許、張、佟等人連手強制參賭的情境，負欠頗多後，遭致假稱捉賭卻加入賭局的佟生強搜取償，金姓少年提議相易償金，掩人耳目後仍還王生。如此一番道義相挺紓解王生困境之後，少年夜來竟襍被與王連枕，又色誘一路對王忠心護衛不時警戒的僕人：

的話語中能夠包孕他人話語及其意向，從而形成合聲，即「雙聲語」；此處敘述者暗中回應周生意識，應是屬於「折射他人話語」，參凌建侯，同前註，頁 125。

¹⁴ 巴赫金論小說具有混合不同話語、不同評價視角的「雜語性」，參見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三卷《小說理論·長篇小說的話語》第三章〈小說中的雜語〉，頁 82-118。

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暱就僕。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

僕人前此的表現是忠心耿耿四度護主，對張生厲色相拒、終夜戒備、再度咄絕；又疑許生「暮共主人之約」為偽而延遲王生行程，在在理性明智，僕人身份顯然烙有護主盡忠實踐道義的印記，也堪稱是一道德主體。面對少年挑逗其最初的回應也是移身迴避，抗拒甚或禁錮欲望的甦醒；然而卻終究難以抗拒來自身體感官的召喚：

膚著股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殷勤甚至，衾息鳴動。

僕人切身感知少年的青春肉體，心動行動，甚或令欲望席捲身體，前後巨大的反差揭現作為有行動能量的性經驗主體，由受動者反成施動者，理智難以遏抑之處，實與現代有關性心理學之學說相合。¹⁵僕人隔日在王生詢問之下具實以告，方驚覺被念秧者所騙，也才悟及念秧者用盡心思使出肉身計：

恐僕發其事，而以身交驩之，其術亦苦矣。

「以身交驩」適足以揭現身體的「不由自主」卻又可以說是「自主行動」，人身作為欲望主體的行動能量畢露無遺，儘管之前僕心護主表現是因其身為「人僕」，然而作為具有欲望的主體，此際其敏銳、活潑、流動的身體語言超越社會及禮教規範，即或男男之間、甚或敵對的身份之間無所阻攔，甚至融為一體。僕人當下是否有所警覺？是否曾力圖遏抑那來自身體感知鼓動勃發的召喚？小說並未就此多作著墨，然而其表現終究跨越性別與倫理的雙重界限，也彰顯了疆界的不確定性。

藉由念秧事例，蒲松齡當然意在警世，然而這一段僕人被色誘「失身」的生動過程，自也彰顯男性倡優的工具性、普遍性，如但明倫所評：

¹⁵ 參見靄理士原著，潘光旦譯註：《性心理學》（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第二章《性的生物學》第六節〈性擇與觸覺〉，文中述及「觸覺是最元始的一個廝磨方式」、「皮膚是一切知覺官能的基礎，而性的知覺又是最古老的各種知覺之一，……要找一條路子來喚起性的活動，它（觸覺）是最方便的一條，也是最有力量的的一條。」頁41-42。證諸篇中少年與僕人肌膚相親的細膩描述，實有與學說相符之處。

然則欲作念秧者，必極穉之年，甚都之貌，而且有甚麗之妻，然後可也。
既具此全材，則為倡為優，不猶愈於此乎？

其說意在貶抑念秧者設局騙人的不堪，「為倡為優」之說卻也揭現男性作為倡優乃普遍被認可的意涵。

同篇又續述吳生之事。吳安仁喪偶獨宿，遇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已暗示吳有斷袖之好。吳生聽聞王生遭念秧之禍而特意戒儻警備，其後黃、史二人聯手設局意圖行騙，吳生在狐生相助之下一度退卻前來搜捉博者。其後騙徒史某投懷交好，吳生仍在色誘之下難遏欲望：

無何，史啟吳衾，裸體入懷，小語曰：「愛兄磊落，願從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猥抱。

吳生雖知其詐仍不敵感官需索，在色欲鼓動之下理智降服，此際情色對象無關生理性別，足見其難以抗拒。固然其後因相鑿柄史反哀免，並且血流漂杵付出行騙代價，然而類此展現男男交歡的細節描寫，自有反映男風的社會意涵。〈念秧〉旨在批判詐術，兩件事例皆以「男性色誘」為主，呈現情欲萌發流溢渴求的隨意性，乃在理智觀照之外，疆界亦難橫阻。而吳生有狐友相助，其後娶史某之妻，「琴瑟綦篤」，豈非明示吳生雙性戀的性別取向，也益增人間婚戀的多樣風貌。

〈人妖〉（卷十二）一篇則反映了權力宰制之下的性別轉換及多重越界。第一層越界在於夫妻未必恪守傳統夫義婦貞。先是述及馬萬寶、田氏夫妻的婚姻情態，馬生「疎狂不羈」，其妻田氏「亦放誕風流」，然而二人「伉儷甚敦」，顯然並未因二人的狂誕不羈而影響感情，是否意味各自包容對方的複數情欲？小說起始即已埋下伏筆。

其後女子寄居鄰人寡媪家，自言能按摩治女子瘰癧，後為馬生窺見私心竊好。馬生非但不對妻子隱匿私懷二心，甚至是「私與妻謀，託疾以招之。」而田氏也應夫所求，又允諾鄰媪轉述女子「畏見男子」之意，事實上卻是：

妻與生用拔趙幟易漢幟計，笑而行之。

夫妻似以遊戲態度聯手進行一場易身之計。田氏真不在意？抑或其「放誕風流」

也意味馬生允許妻子放縱情色？待按摩女子至家，田氏以夫代己，肌膚之親床室之歡卻揭發女子原為男子「男扮女裝」，是為第二層越界。

待男子王二喜自道從兄處得傳假扮女身以玷辱女子的桑冲之術，¹⁶馬生轉而迫其「轉性」，是為第三層踰界：

生以其行可誅，思欲告郡，而憐其美，遂反接而宮之。血溢隕絕，食頃復甦。臥之榻，覆之衾，而囑曰：「我以藥醫汝，創痛平，從我終焉可也；不然，事發不赦！」王諾之。

馬生療治王二喜意在滿足色欲，其出言恫嚇以權力強制王二喜變性，純然私欲取向而置律法公義於不顧，是典型的父權脅迫而異於兩男相悅。¹⁷而這第三層越界也結合強化第一重的夫婦越界，形成三人同行的婚姻型態。馬生照料助其復元之後，

夜輒引與狎處；早起，則為田提汲補綴，灑掃執炊，如媵婢然。

二喜不僅生理性別被迫轉化，連性別分工也一變為女性角色，並且是從屬於正室田氏的媵婢，可謂身心蒙受雙重暴力。田氏見二喜投地乞命之際固然因為驚先見二喜「男身」而「羞懼，趨出」，然而此後面對二喜是否僅以媵婢視之？是否安於如此？無聲是否意味默許？抑或是男性作家不以為意而略其可能衍生的內在衝突？而王二喜由意圖加害轉而雙重受害，他又如何面對自己的身心越界與工具化存在？夫蓄男寵對夫妻之間的衝擊為何？類此複數情色是否普遍存於婚姻情境之中？在在耐人尋思。

¹⁶ 有關桑冲喬裝女子暗中奸污婦女之事，明·謝肇淛《五雜俎》、清·褚人獲《堅瓠餘集》均有載錄，見朱一玄編：《聊齋志異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73-274。呂湛恩亦有詳註如下：「明成化間，石州民桑冲得師大同谷才之法，飾頭面耳足，又巧習女紅，自稱女師。密探大家好女，即住其旁貧小家，夤緣得入，頓成姦合。……其罪案甚煩，姑約錄之。」《聊齋誌異》（三），頁1711-1713，可見確有以術為害良家女子的人妖公案。

¹⁷ 有關馬生遂行父權、王二喜雙重受害的性別意涵，可參見蔡祝青：《明末清初小說中男女扮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四章〈明末清初小說的扮裝內涵〉第一節〈扮裝文本的類型分析〉〈三、犯罪型扮裝〉，頁95-97。

其後首惡桑沖伏誅、同惡者棄市，二喜遭疑之際，反而因其已遭宮刑遂在村人共疑且探隱「驗身」時，因禍得福逃過一劫。

王自是德生，遂從馬以終焉。

若非二喜以「女身」逃過一劫而馬生意外成其救命恩人，是否仍對馬生存感激？恐不無疑問。異史氏的評論翻出新旨：

馬萬寶可云善於用人者矣。兒童喜蟹可把玩，而又畏其鉗，因斷其鉗而畜之。嗚呼！苟得此意，以治天下可也。

異史氏之言似有稱許之意，揭現蒲松齡認可「變童」、「媵妾」等兩性之間主／從、尊／卑階序的傳統思維；然而《聊齋》「異史氏曰」與前此敘事之間往往存在間離效果的「陌生化」策略；¹⁸加以從「正統」與「本真」之間話語競爭的角度考察，¹⁹二喜對馬氏心存受害／感恩、怨德夾纏的情愛進程若是僅僅收束於此一跳躍式的類比，則未免有簡化全篇錯綜義旨之虞，謂其或有反諷父權宰制的弦外之音，當不為過。

¹⁸ 安國梁指出《聊齋》中的「異史氏曰」有間離效果，是破除讀者幻覺的手段，見氏著：《聊齋釋真》（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十二章〈「陌生化」技巧〉，頁233-234；此外謝佳容也指出異史氏的評論或有與全篇文本互相矛盾歧出之處，參見氏著：《蒲松齡〈聊齋誌異〉「異史氏曰」之底蘊試探》（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頁68-69。《聊齋》「異史氏曰」的多重義旨攸關全書敘事策略以及小說語言特質，筆者日後擬另文析論。

¹⁹ 參見美·艾梅蘭（Maram Epstein）著：《Competing Discourses: Orthodoxy, Authenticity, and Engendered Mea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Ficti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羅琳譯：《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其說指出：明清小說蘊涵兩種潛在對立的意識型態立場之間所形成的張力，一方面是對於社會穩定的一種極端保守的願望，作者將之與文化的正統性相聯；另一方面是對於自由抒發個體性情的同樣熱切的願望，則等同於本真性，頁304-305。

三、男男之間：何師參黃九郎二世情緣的情欲／情義糾葛

前述篇章已見出蒲松齡的游移之處，再以對男男情愛著墨最多的〈黃九郎〉（卷三）為例，全篇刻畫何師參與黃九郎的情愛迎拒，生動描繪何生心境起伏，寫盡何生被同性所惑的癡迷心理；黃九郎的迂回迎拒，展現相對互為主體的情愛過程；其後又在何生轉世延生的架構中，批判同性情愛，全篇跌宕周折，寓意深遠。

（一）何生情癡，九郎迂迴

何師參素有斷袖之癖，癡戀黃九郎，九郎迂迴迎拒後相纏綿；九郎為狐，何生病卒。何生借太史之軀返魂，保有前世記憶及性取向，欲復狎近九郎，九郎薦以表妹，何生二世喜得麗偶，轉為異性戀。太史前世乃遭秦藩撫公相脅自經，返魂之後仍惡緒縈懷，妻提議以九郎獻撫公，撫公寵溺九郎，動息不相離；半年後病卒。

篇首即描述愛情的萌發，極力刻畫何生戀慕同性的癡迷心理。何師參所見少年是和婦女一起出現的：

薄暮偶出，見婦人跨驢來，少年從其後。

婦女雖是「意致清越」，然而何生卻「轉視少年」，這一轉瞬生動地呈現何生意不在女子的情感取向，少年「丰采過於姝麗」，小說明揭何生「素有斷袖之癖」，情迷意亂：

睹之，神出於舍；翹足目送，影滅方歸。

第二天一早又出門相伺，一直至落日黃昏少年才又經過，何生「曲意逢迎，笑問所來」；其後又請過齋少憩，少年辭以不暇；何生執意曳之，少年略坐即欲告辭，何生又是挽手相送，殷切叮囑後再相過。綜觀何生一連串相伺、逢迎、邀請、殷囑的熱切激情，少年則是處以不暇相辭、略坐興辭、其後則唯唯而去，可說一開始並無意願回應。

何生仍是相思不盡，「生由是凝思如渴，往來眺注，足無停趾。」《聊齋》寫

情頗多類此浪漫情懷傾注憶想，²⁰皆是展開延續未已的訪尋過程以及情愛追求的龐大動力，足見對所愛的迷戀心理無關乎對象生理性別。黃九郎原是排斥同性情愛，何生引與同衾、移與同枕，進而狎抱求暱，九郎怒曰：

以君風雅士，故與流連；乃此之為，是禽處而獸愛之也！

幾番對話行徑呈現明顯對比，以「風雅之士」與「禽處獸愛」對照，這是黃九郎的情色取向。然而此一堪稱對男同的刻板論述與正統話語，卻有了改變的可能及流動的空間，也逐次呈現黃九郎的主體思維及其動態進程。

第二回合，何生仍是一逕「蹀躞凝盼，目穿北斗」；待九郎至，「喜逆謝過、強曳入齋、促坐笑語、解履登床，又撫哀之。」何生在所愛之前幾乎全然俯首屈降。九郎態度趨緩：

纏綿之意，已鏤肺腑，然親愛何必在此？

在何生糾纏苦求「但求一親玉肌」之下，九郎遂未拒絕轉而相從。情／欲、情／義的取捨及辨證，九郎心態為何？被真誠感動？抑或其身體欲望也被召喚？禮教的界限因何考量而崩解？九郎醒覺乘夜遁去，何生則「忘啜廢枕，日漸委悴」，甚至每日派遣齋童邏偵之。其後九郎一日過門仍是「即欲逕去」，一如既往。然而在目睹何生清癯聽其傾訴衷情「淚涔涔隨聲零落」顯然為情所困痛苦難當之後，九郎細語相慰：

區區之意，實以相愛無益於弟，而有害於兄，故不為也，君既樂之，僕何惜焉？

黃九郎抗拒似是出於倫理關切，轉而接納「遂相纏綿」，是否為何生情意所感？九郎隨後的對話透露另有考量：

²⁰ 如〈嬰寧〉（卷二）中的王子服見嬰寧而「注目不移」、「神魂喪失」，其後伶仃獨步入山尋訪；〈王桂菴〉（卷十二）中的王桂菴一見舟中女子，吟詩投金而後「癡坐凝思」、「沿江細訪」等。

曰：「今勉承君意，幸勿以此為常。」既而曰：「欲有所求，肯為力乎？」

原來九郎母患心痛，請何生代向太醫齊野王求先天丹以療母疾。何生入城求藥，日暮即交付九郎。九郎稱謝，何生又強與合。九郎雖然兼顧何生情意（勉承君意）與功利目的（欲有所求），然畢竟只願偶一為之，其後回應再度顯現他在性欲取向的異性戀訴求：

勿相糾纏，請為君圖一佳人，勝弟萬萬矣。

並推薦自己的表妹。何生的回應則是「微笑不答」，但明倫對此的評論切中肯綮：

微笑不答，有斷袖之癖者，所重固不在彼。

何生仍難捨情緣，並且在九郎三日後復來時責怪黃生來遲，詞多誚讓。九郎的解釋轉而訴諸為何生著想：

本不忍禍君，故疎之；既不蒙見諒，請勿悔焉。

除了「狐祟」考量之外，其說更意味情欲流溢將招致禍害，是九郎情深義重？藉其聲口警惕世人必須約束情欲闌防，勿使越界？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其後果真燕會無虛夕。然而九郎仍未改易他為母祈藥的要求，「凡三日必一乞藥」，如此所謂不忍禍君之說是否只是其託詞？九郎的真正意圖為何？其後何生耽溺其中，且應九郎要求向齊野王乞藥，直至齊察覺有異，提醒何生其「神色黯然」，並且嚴厲告誡：「君有鬼脈，病在少陰，不自慎者殆矣！」何生告知九郎後，九郎也坦承自己是狐，「久恐不為君福。」何生果病，太醫診視之後告其「魂氣已遊墟莽」，何生果然尋卒，九郎痛哭離去。

（二）再世「轉性」與跨界

何生繼而以附身轉世的方式重續夙緣，並追溯何生少時一位共相筆硯的朋友某太史因彈劾秦藩貪暴而被免官，之後小說敘事轉向太史與秦藩之間的衝突，太史在秦藩購得其與叛王舊所往來信札並以此相脅之後懼而自經。太史死後何生借

軀返魂，自述「我何子蕭也」，是明確的再生宣言，形軀卻仍受秦藩排陷索賄，憂悶欲絕。九郎忽至，何生喜共話言又欲復狎，顯然存留前世同性情愛的記憶，也意圖延續情緣。何生喟嘆「生勞不如死逸」並向九郎傾訴冤苦，九郎憂思之餘，又重提何生前世撮合表妹之事，意在必能為何生分憂。何生回應「欲一見顏色」，其後九郎果然帶引表妹相見，何生轉而急切好色，「擁女求合」，又在女子質疑是否秋扇見捐時誓以曠日，女遂不拒。此舉與前世九郎為表妹媒薦時何生「微笑不答」有別，意味何生情欲認同由同性情愛轉為異性戀取向。太史（何生）雖得麗偶仍惡緒縈懷，無以揮卻仇家相害陰影。女遂獻策，以其聽聞撫公「溺聲歌而比頑童」，如此正是九郎所長，可藉九郎消怨復仇。至此小說回應男色主題，九郎再度成了報仇／報恩的工具，撫公向九郎哀求，「肘行而逆之」，對照前世何生也是對九郎懇切備至，此時則轉而欲求釋除宿仇，也泯除了二人前世的同性情愛。九郎面有難色，表妹質問「妾失身於郎，誰實為之？」並且告以如果何公中途彫喪，己身將無所安頓。如此表妹當初也非自願委身於何公，而是被九郎當作一顆棋子藉以脫身。此一轉折意味同性情愛的現象往往伴隨著世情紛擾，後來循計進行，九郎成為取悅撫公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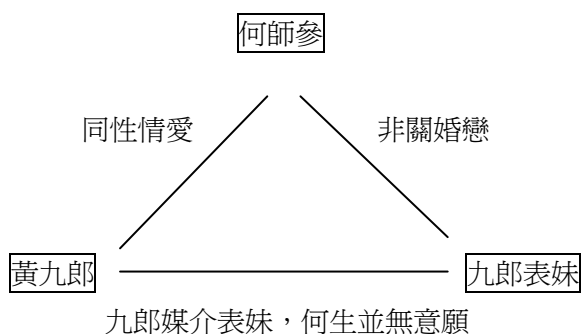
命九郎飾女郎，作魔天舞，宛然美女。

九郎扮裝跨越性別界限，撫公迷戀之餘，果以重金購九郎，一番周折也符合太史的安排，頓釋前卻。撫公自此溺寵九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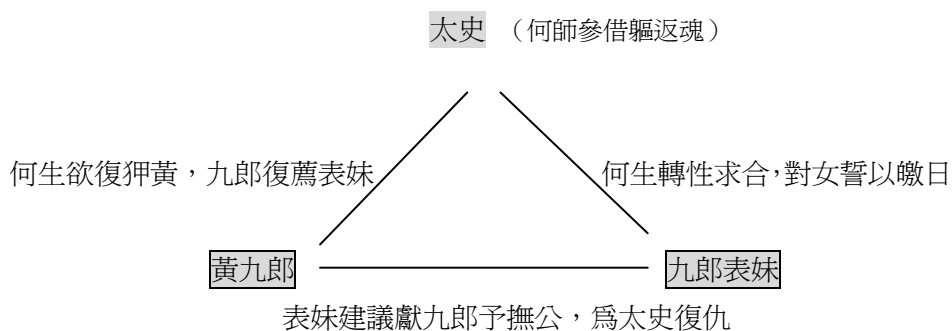
自得九郎，動息不相離；侍妾十餘，視同塵土。

九郎備受寵賜，撫公半年後生病，不久即薨。九郎仍不改狐性，撫公步上何生前世後塵。轉世情節突顯了性別流轉的可能，以及此一流轉所肇致的生命得失。九郎固然成為變童被玩弄驅使，卻在最後出貲起屋置器畜婢僕，安頓母子及姪，並且外出時「輿馬甚都」而人不知其狐，前此撫公所加諸其身的權力印記，至此仗恃狐力而不復存留。綜觀何師參轉性跨界、兩世情緣及人倫錯葛，圖示如下：

何師參一世：



何師參再世：



本篇將同性情愛置諸複雜的人世恩怨之中，九郎情愛、孝心、恩義多重夾纏以致兩度逸出自己的異性情愛取向，也彰顯既有界限的游離與鬆動。九郎不僅在情欲取向方面流動多變，其身為人子的身份也驅使他在感情取捨方面備顯複雜，面臨人身難以遁逃的課題及抉擇。

就男同情欲主體的角度觀察，何師參前世明言其有「斷袖之癖」，說得不帶猶疑批判，彰明當時男風慣以為常；篇中描寫亦側重其戀慕黃九郎的階段性發展，患得患失，鍾情不減，一如異性戀者。黃九郎則游移錯綜，其從「勉承君意」、「欲有所求」、「為君圖一佳人」，到「燕會無虛夕」伴隨「三日必一乞藥」，表現了游移的「趨同」脈絡，夾雜情義倫理禮教道德因素，而亦不能排除功利考量、甚或一己的情欲需求——儘管可能是被何生召喚而出。何生借軀延生「轉世」之後仍保有前世男同取向，是以一見黃生即求歡好「既欲復狎」，然而黃生再度提及表妹，

何生不類前世「笑而不答」，轉而同意黃生，形塑其雙性戀取向，但明倫評論一語切中其變：

魂雖何子蕭，而軀則太史也，故薦人自代之謀得成。不然，雖目睹仙人，亦終微笑不答耳。

性別認同亦在流遷之中，太史公之軀何生之魂仍然保有前世斷袖之癖而又接納九郎表妹並且也在乎容貌「欲一見顏色」，儼然異性戀取向而有雙性戀意涵了。

（三）異史氏的複音交融

本篇篇末無「異史氏曰」，有「笑判」長文志之，亦可視為作者評論。其旨在闡述傳統「男女居室，夫婦大倫」之異性結婚觀點；且力批「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以「下流」、「正路」相對；「陰陽反背，居然表裡為奸」；並建議「狙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可謂明揭對男風的憎惡。

如此全篇生動有致的情色思辨在篇末「異史氏」的一番議論中堪稱遭致全盤否決，也造成前述文本與「異史氏曰」有所游離衝突的敘事「陌生化」。茲全文引錄如下：

男女居室，為夫婦之大倫；燥溼互通，乃陰陽之正竅。迎風待月，尚有蕩檢之譏；斷袖分桃，難免掩鼻之醜。人必力士，鳥道乃敢生開，洞非桃源，漁篙寧許悞入？今某從下流而忘返，舍正路而不由。雲雨未興，輒爾上下其手；陰陽反背，居然表裡為奸。華池置無用之鄉，謬說老僧入定；蠻洞乃不毛之地，遂使眇帥稱戈。繫赤兔於轅門，如將射戟；探大弓於國庫，直欲斬關。或是監內黃鱸，訪知交於昨夜；分明王家朱李，索鑽報於來生。彼黑松林戎馬頓來，固相安矣；設黃龍府潮水忽至，何以禦之？宜斷其鑽刺之根，兼塞其送迎之路。

全文揭現男／女、夫／婦、燥／溼、陰／陽、表／裡、正路／下流等二分對立的話語結構及價值取向，也鄙斥迎風待月、斷袖分桃等踰越禮教規範的異性／同性請誼為蕩檢醜奸之行，揭現傳統主流論述乃異性愛／同性愛二元對立，將異性愛

「優越化、自然化、正常化」，同性愛則被「邊緣化及病態化」。²¹

我們如何領略〈黃九郎〉的生動描述、細膩情致乃至文學美感？又如何評述類此兼具以男色為「鏡像」與「異端」的雙重視域及矛盾錯綜？²²學者認為何師參轉世之後接納異性是「完成作者心目中由亂向正的轉變與回歸」、²³作者有意導入「『異性戀』的『正軌』」中；²⁴甚至認為蒲是認同儒家主流文化；²⁵然而亦有學者指出蒲松齡的態度時而明確時而曖昧。²⁶類此敘事與評論之間出現的落差悖離，援引巴赫金理論或可詮釋小說文本與作者意圖之間的斷裂與衝突：

小說家不清除詞語中他人的意向和語氣，不窒息潛存於其中的社會雜語的萌芽，不消除顯露於語言的詞語和形式背後的語言面貌和講話姿態（即潛在的作品人物兼敘述者）。相反，作家讓所有這些詞語和形式，都同自己作品的文意核心，同自己本人的意向中心，保持或遠或近的一段距離。²⁷

小說的複調書寫，包容了多音對話也彰顯了人性的多元流動，正如論者也指出黃生獻身他人正是男風的戀愛關係不穩定不專一的真實寫照，²⁸因此即令異史氏的相關論斷，亦有自相矛盾之處。〈男妾〉（卷十一）中某官紳以重價購得丰姿姣好之妾，在入衾之後發現其「膚膩如脂」卻為男身的反應是「駭極」、「中心懊喪，進退莫決」的異性戀取向；相對地浙中同年來訪官紳告知之後，「某便索觀，一見大悅，以原價贖之而去。」其既知實情仍大悅贖之，顯然有龍陽之癖。對此異史氏評論：

²¹ 此處關於異性愛／同性愛的二元對立，參考周華山：《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頁8。而道光年間朱梅叔也曾模仿〈黃九郎〉此段「笑判」的諧謔筆法以評論袁枚《隨園詩話》所載「春江公子」事，參見張在舟，前引書，同註3，頁484-486。

²² 參見袁書菲，前引文，同註8，頁388。

²³ 別海燕，前引文，同註3，頁53-54。

²⁴ 馮藝超，前引文，同註3，頁203、209、210。

²⁵ 施曄，前引書，同註4，頁313。

²⁶ 馮藝超，前引文，同註3，頁204。

²⁷ 《巴赫金全集》第三卷，同註14，第二章〈詩的話語和小說的話語〉，頁80。

²⁸ 孫巍巍：〈探析《聊齋志異》的同性戀觀〉，《蒲松齡研究》2011年第1期，頁69。此說固然蘊涵主觀價值判斷，在此引用旨在彰顯文本與作者意旨之間存有縫隙。

苟遇知音，即予以南威不易。何事無知婆子，多作一偽境哉！

蒲翁意在不必扮裝一樣能遇到有斷袖之好的知音，道出性欲取向不在依據外表性相，因此「偽境」即扮裝乃徒增紛擾；言下之意，自有同性戀者會相中以原身出現的變童，不必經過扮裝是也，「知音」之說其實認同男男自會相知而不須藉由扮裝轉化成男女相悅的異性相戀機制。此語或有反諷可能，然而「偽境」之說有畫龍點睛之妙，此說意味疆界本來不須存在，扮裝是人為徒作多事，「多作偽境」道出本來面目的差異化與多樣化，何須再作粉飾？而蒲松齡也有詩作〈周小史〉模擬西晉張翰〈周小史〉詩，同樣流露對變童的贊美：

翩翩小史，鳳舞鸞翔。媚骨隱膩，紅齒含香。晝寢斷衿，似寵聖皇。口啖餘桃，以分君王。小語不正，濃笑流芳。刺肌灼膚，亦效秦倡。千載溫柔，從此無鄉。²⁹

學者解讀此詩，認為詩中有對周小史才藝姿色的稱揚，又似乎含有幽微的譏諷。³⁰姑不論蒲松齡對周小史或褒或貶，綜觀此詩生動形塑男優聲口姿容，實已彰顯當時男風盛行的時代語境與蒲松齡的細微觀照，亦可成就小說的多重解讀。³¹

四、女女之間：情欲／情悅／閨閣情誼

（一）「欲」不自主與色身示人

上述男男之間多屬變童男色之行，所重在感官欲望，《聊齋》亦有直描女女之間情欲流動的篇章，如〈嫦娥〉（卷八）描述宗子美、顛當、嫦娥三人之間迂迴曲折的情緣起落，備歷悲喜離合之後三人相聚，閨房以扮裝嬉戲為樂。除了展現三

²⁹ 盛偉編：《蒲松齡全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第貳冊《聊齋詩集》，頁387。

³⁰ 韓田鹿：《漫說聊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柏拉圖之愛〉，頁120-121；相關討論見孫巍巍，前引文，同註28，頁71-72。

³¹ 康正果評述後世模擬「周小史」之詩作：「這些詩作留給我們的印象與其說是對變童的真實寫照，不如說是展示了關於這一題目的詞藻、典故和單調的趣味」，前引書，同註3，頁133-135。本文則結合時代語境與《聊齋》相關篇章而認為蒲松齡此詩仍具現實意義。

人和樂相處的喜劇情調，³²更觸及女性情欲流動：

嫦娥解頤，坐而蹴之。顛當仰首，口啣鳳鉤，微觸以齒。嫦娥方嬉笑間，忽覺媚情一縷，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意蕩思淫，若不自主。乃急斂神，呵曰：「狐奴當死！不擇人而惑之耶？」
顛當慚懼，告宗曰：「妾於娘子一肢一體，無不親愛；愛之極，不覺媚之甚。謂妾有異心，不惟不敢，亦不忍。」

嫦娥一角事實上是對神話人物的改寫，因此全篇也未盡脫嫦娥是仙人下凡的特質。除了女女越界，也有仙／凡對比的另層意涵，可謂雙重逾越。嫦娥曾說「可恨顛當饒舌，乃教情欲纏人」，連仙心仙質、祈慕仙道的嫦娥都難抵來自生理性別相同者的女身誘惑，更強化情欲的無可抗拒。「鳳鉤」所賦予的情色意涵甚為顯豁，然而一向是召喚男性欲望的金蓮此際卻誘發同為女子的情欲難抑，顛當的告白揭現了女性情欲的存在與流動不僅存乎男／女之間，也存乎女／女之間。女性主義學者曾以「情慾小黃球」形容女性情欲的流蕩與擴散，³³嫦娥「自足趾而上直達心舍」的告白可謂深得其中壺奧，雖然自述其「若不自主」，卻適足以彰顯女性情欲來自身體感知的非理性意義，³⁴也呈現蒲松齡對人性的獨到觀照。日本學者稻田孝析論此處有關同性愛、心理活動的描述，即認為「蒲松齡對人類心理的纖細描寫已讓人有近世之感。毋寧說已經非常接近現代了。」³⁵

類此女女之間的欲望挑逗也見於〈續女〉（卷九）。篇首一開始就設定是一位

³² 馬瑞芳指出嫦娥和顛當「她們和宗子美組成極富有怡樂性、似乎每天都在進行化妝舞會的家庭。」，〈聊齋的男權話語與情愛烏托邦〉，收入張宏生編，前引書，同註8，頁560。「化妝舞會」正指出逾越的特性。

³³ 女同志詩人奧菊·羅德（Audre Lorde）的論述，參見張小虹：〈女同志理論——性／別與性慾取向〉，收入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2000年），第七章，頁254-255。

³⁴ 此處關於情慾與理性之別，參考學者引述現象學對情慾的解釋，見蔡錚雲：〈情慾的弔詭與反思：表達的解構與重建〉，收入余安邦主編：《情、欲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72-79。

³⁵ 稻田孝：《『聊齋志異』を読む 妖怪と人の幻想劇》（東京：講談社，2001年），第五章第2小節〈ミニ・ハーレム—嫦娥（卷八）〉（中譯：迷你型後宮），頁155-165；此段譯文乃臺大日文系林秋堯同學所譯。

寡媼和少女之間的互動。少女目標直指寡媼而來：「憐媼獨居，故來相伴。」獨居的寡媼是否有其可憐之處？此一預設實已隱涵寡媼在情感乃至欲望追求的不足及匱乏：

媼勿懼，妾之孤，亦猶媼也。我愛媼潔，故相就，兩免岑寂，固不佳耶？

此際猶難見出少女意圖為何？慰其岑寂，是心靈寂寞？抑或身體饑渴？之後少女央請老媼拿來所攜衾枕：

女解陳榻上，不知是何等錦繡，香滑無比。媼亦設布被，與女同榻。羅衿甫解，異香滿室。既寢，媼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女子枕邊笑曰：「姥七旬，猶妄想耶？」媼曰：「無之。」女曰：「既不妄想，奈何欲作男子？」媼愈知為狐，大懼。

老媼起始即曾懷疑少女為狐，少女以升牀代績、不以口腹相累取得老媼的信任；此際少女竟然洞鑑老媼心旌搖蕩，老媼的懼怕彰顯人／狐的對立。就在少女言語直探老媼心思、導致老媼益加惶恐、「股戰搖床」之際，少女出言自承為仙人，稍稍化解老媼的恐懼，然而實則令其撤離心防的主因，應該仍在於少女以色相誘：

女出臂挽之，臂膩如脂，熱香噴溢；肌一著人，覺皮膚鬆快。媼心動，復涉遐想。女哂曰：「婆子戰慄纔止，心又何處去矣！使作丈夫，當為情死。」媼曰：「使是丈夫，今夜那得不死！」由是兩心浹洽，日同操作。

對照於先前對狐的恐懼，此際老媼口出奔放之言益加彰顯欲望可能抗拒或超越所有對異類的戒懼，女女情愛的篇章尤為彰顯異質聲音。此處文字之活色生香風光旖妮視之其他描述異性戀情篇章實不遑多讓，無怪乎馮鎮巒評點此段文字要以「溫柔鄉中總持」、「風月主人」指稱《聊齋》了。³⁶而最後老媼流洩消息於所親，少女因而責讓：

³⁶ 《聊齋誌異》(三)，頁1222。

汝言不慎，我將不能久居矣。

相較於少女主動挑逗老嫗，對求見者的態度卻是預告了分離；其後果在以色身相示於費生之後謂嫗「緣分已盡」，並對伏地請罪的老嫗說出一番意欲擺落情障的話來：

罪不盡在汝。我偶墮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詞污褻，此皆自取，於汝何尤？若不速遷，恐陷身情窟，轉劫難出矣。

「色身示人」是兩種情境，涵括對老嫗的色誘及受費生感動的「我感其癡」，自責之語也顯示了女性作為情欲主體的自覺與掙扎。

（二）閨閣情纏與共效英皇

然而除了感官本能的流露，更有內在精神的契合交流，女女之間的情感樣態在〈封三娘〉（卷五）中有更細膩曲折的呈現。〈封三娘〉描述范十一娘起始即為封三娘所注目，盂蘭盆會上：

方隨喜間，一女子步趨相從，屢望顏色，似欲有言。審視之，二八絕代姝也。悅而好之，轉用盼注。

其後在封三娘早知范十一娘姓名、一切似在其掌握之中的情形下展開二人的情感歷程。交談之後：

把臂歡笑，詞致溫婉。於是大相愛悅，依戀不捨。

類此一見如故的情誼也在男性互動中屢見不鮮，³⁷〈封三娘〉中描述兩女相互賞悅則所重不在女性友道，而是之後發展為類如異性之間的迷戀情懷，二人互贈金釵、

³⁷ 如〈葉生〉（卷一）中，丁乘鶴見葉生其文其人而「奇之」、「大悅」，葉生為回報知遇之恩甚且「魂從知己」，竟至忘死。〈褚生〉（卷八）中，陳孝廉與褚生「情好款密」、「同几共榻」，陳生甚且輒竊父金以代褚遺師，褚生則難忘高誼遂附體捉刀代陳應試，以魂報友。

綠簪，不出異性戀人以信物定情模式；十一娘歸後「傾想殊切」、「悵然遂病」，也全然是相思心境。直至重九，十一娘羸頓無聊之際，侍兒強扶窺園：

忽一女子攀垣來窺，覘之，則封女也。

三娘和十一娘相見也是透過「踰牆」之舉，此一動作恰與傳統禮教之外的偷情主題相契而賦具越界意涵。「踰牆」母題自古有之，《詩經·鄭風·將仲子》已啓文獻記載，《世說新語·惑溺》〈韓壽偷香〉、元稹〈鶯鶯傳〉中張生受「拂牆花影動」暗示而有越牆之舉等等更是經典文本。³⁸而《聊齋》多篇涉及「踰牆」之行者，亦多和私情有關。³⁹三娘自訴「別後懸思頗苦」，待聽得十一娘生病源由，

封泣下如雨，因曰：「妾來當須秘密。造言生事者，飛短流長，所不堪受。」

所謂「造謠生事」隱含世俗聲音，鑲嵌了他人言語，⁴⁰而這他人言語，則遙相應和《詩經·將仲子》所說：「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是來自傳統守舊的禮教與成規。而置諸晚明以來男風盛行的時代語境，前述男同較少承受輿論壓力，同女（lesbianism）之間卻須瞻前顧後，因為她們必須顧忌外人如何看待她們。十一娘允諾並「偕歸同榻，快與傾懷」，彼此形神交流，且以姊妹相稱，「衣服履舄，輒互易著」。既為姊妹相情誼，何須在意他人眼光？然而如此行徑顯然是干犯禮教藩籬的，因此三娘仍是顧忌再三：

見人來，則隱匿夾幙間。

³⁸ 有關「踰牆」的討論，參見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集）·鶯鶯傳敘錄》（臺北：正中書局，1983年），頁102；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麥田出版，1996年），頁241-242。

³⁹ 如〈阿繡〉（卷七）中，假阿繡與劉子固相會即踰垣而為；〈臙脂〉（卷十）中，宿介假冒鄂生踰垣侵入臙脂閨闈、毛大也是越牆進入臙脂家；〈葛巾〉（卷十）中，葛巾指示常大用「夜以花梯度牆」，常大用幾度移梯登垣，又踰垣而歸。

⁴⁰ 巴赫金指出小說中人物的內心對話往往折射出來他人語言，形成帶辯論色彩的自白體、隱蔽的對話體，參見白春仁、顧亞鈴譯：《巴赫金全集》，第五卷《詩學與訪談·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五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語言〉，頁270-271。

禮教疆界無所不在，也存乎「夾幙」之中，女同的空間顯然被壓縮，兩人以姊妹情態外顯的寄生式同性情愛遮遮掩掩卻又益顯親密，以另一種形式呈現兩人的同女主體。詩人夏爾·波特萊爾有詩〈被咀咒的女人〉刻畫女同性戀：

但願我們的帷幕使我們與世隔絕⁴¹

三娘置身十一娘閨房，帷幕是她們戀情的屏障，隔絕外界也豎起了一道保護的疆界。而三娘藏身於此，借用當今同志的「暗櫃」意象，適可具象呈現女同戀情的隱秘難以言說，只能在暗櫃中逃躲世俗倫常。如果說同性情愛逾越世俗情感疆界，則女同之間的疆界顯然更為強化與牢固，女性被規畫在異性戀的情感空間、身體空間、社會空間之中，作為情感主體只能伺機稍作跨越。然而是否能真正走出疆界？

三娘父母聽聞之後的反應表現在其母目睹二人對弈之後肯定三娘是「閨中良友」，亦可見兩人的精神交流。然而夫人問曰何以隱瞞？三娘的反應是「羞暈滿頰，默默拈帶而已」。是否其意識到自己和十一娘的情愫異於一般友誼而有羞意？其後三娘險遭十一娘之兄羞辱，遂堅持離去。如此顯示三娘的性取向縱或有別，其生理上的「女身」仍難逃男性干犯，仍受到來自父（兄）權及異性戀機制的權力干擾，范兄何嘗能夠思及三娘的性別取向，傳統性別疆界之固亦由此可知。

三娘提出離去要求：

封曰：舅家咫尺，但須以梯度我過牆耳。十一娘知不可留，使兩婢踰垣送之。

舅家既近在咫尺，何以非由正門離去？再度「踰垣」之舉顯然也象徵跨界悖離常軌。三娘離去後十一娘「如失伉儷」，三娘與十一娘婢相遇後「封亦惻惻」，因此後來婢女通報後兩人再度相見：

相見，各道間闊，綿綿不寐。

⁴¹ 此段詩文轉引自矛鋒：《同性戀美學》（臺北：揚智文化，1996年），頁98。

長夜晤談，儼然是久別重逢的夫妻之情。其後三娘私語，對十一娘提出日後擇偶勿以貧富論的建諫，也就此展開一連串為其擇婿的安排，至此小說又一轉折，十一娘步上一般女子的婚嫁選擇，衍生孟安仁與十一娘之間的婚姻曲折及風波。

孟、范之間的阻力在於孟生家貧不為十一娘母親首肯，其後范父更因懼於某紳權要、又懷疑十一娘有私意於孟生而意欲盡速成禮。十一娘的婚配一方面彰顯傳統婚姻觀念，映襯女女情誼仍難以取代男女婚合；更藉十一娘的奮力反抗自經而死轉而形塑十一娘對孟安仁的貞烈情感。之後是三娘出現以異藥令十一娘蘇醒，成全二人又懼漏洩而相將去避匿山村。

封欲辭去，十一娘泣留作伴，使別院居。

三娘的居留別院意味著三人世界的成形，雖然三娘遇孟生來則輒走避，然而十一娘的提議是：

十一娘從容曰：「吾姊妹，骨肉不啻也，然終無百年聚。計不如效英、皇。」

十一娘所議「堯女于歸」模式，意味和三娘的情誼在其心中是等同於夫妻之情的，甚或是其所安排的一種雙性情愛。三娘如何安頓此一也是跨界的情緣？其繼而表明自己的長生之術，似是解決三人世界的一種方式，然而十一娘又與孟生合謀令孟生潛污三娘，三娘慨嘆色戒已破必須遠離。臨去之際三娘道出女女悅慕心理：

封曰：「實相告：我乃狐也。緣瞻麗容，忽生愛慕，如繭自纏，遂有今日。此乃情魔之劫，非關人力。再留，則魔更生，無底止矣。娘子福澤正遠，珍重自愛。」言已而逝。

此番真切心聲是離別宣言，也是女女相戀情難自抑的主體告白。西蒙·波娃論及，當女人的身體成為女人慾望投射的客體時，女人自己就成了主體。⁴²然而三娘不能

⁴² 西蒙·波娃 (De Beauvoir) 指出：作為男性中心社會裡的「他者」，女人一向被要求當個「客體」，但是當女人的身體成為女人慾望投射的客體時，女人自己就成了主體。參見西蒙·波娃著，陶鐵柱譯：《第二性》(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年)，〈第十五章：女同性戀〉，頁388-389。相關討論參見劉開鈴：〈我是她是我：葛楚與艾莉絲成家記〉，

「出櫃」(coming out)，肇因其為狐仙，更因其置身異性戀主流機制之中，女女相戀畢竟干犯禁忌，婚姻既為最大的規範，也是難以跨越的藩籬，此所以范十一娘要走入婚姻，並且是封三娘替其揀擇的。如此以隱晦迂曲的方式呈現寄生式的婚姻，讓女女情誼／情欲得以存續而不被鄙斥，十一娘期待二人得以在婚姻情境中繼續互為情欲主體，也彰顯女女情愛能更重精神契合，而於床第之歡隱匿含蓄。性別理論也提供我們思考女女之間的另一種可能。如西蒙波娃指出：

同性戀行為代表一個階段，一個見習期，而十分熱情參與的女孩子，很可能在明天成為十分熱情的妻子、情婦或母親。⁴³

因此焉知范十一娘不也同時扮演一個熱情的人妻，而彰明人性與情愛的紛繁面貌？誠如《聊齋》評者馮鎮巒評〈封三娘〉：

聊齋各種題都做到，惟此中境界未寫，故又暢發此篇。

一語點出蒲松齡觀照人性面面俱到，彰顯女女相悅主題者則相對較少，此篇暢發盡致，因而也引起較多的注目與論述。⁴⁴

五、結語

學者指出，晚明士人對欲望的態度是沉迷與憂懼並存，對桀驁難馴的欲望抱持矛盾心情和悲觀態度。⁴⁵而所謂邏輯矛盾，⁴⁶是否根本在於人性即有多重面向及思考維度？兩性性態也有其多樣性？袁中道自述：

《中外文學》第32卷第3期（2003年8月），頁22。

⁴³ 西蒙·波娃：《第二性》，同前註，頁388。

⁴⁴ 如胡淳艷：〈閨中知己，卻是同性愛戀——解讀《聊齋志異·封三娘》〉，收入《古典文學知識》2004年第4期，頁28-31；李彥博：〈女性同性情誼對現實的突破與妥協——《蓮香》與《封三娘》解析〉，收入《阜陽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頁31-34。

⁴⁵ 美·黃衛總著，張蘊爽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敘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一章：晚明士人對欲望的焦慮和矛盾心理〉，頁9、頁17-18。

⁴⁶ 袁書菲，前引文，同註8，頁388。

若夫分桃斷袖，極難排豁，自恨與沈約同癖，皆由遠游，偶染此習。吳越、江南，以為配偶，恬不知恥。以今思之，真非復人理，尤當刻肉鏤肌者也。

47

道出難以排遣同性情愛，卻又可能蒙受禮教理智方面的負擔而心存內在衝突。本文運用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詮釋《聊齋》中同性情愛的書寫，除了回溯文化語境之外，更藉由小說文類的敘事特質及多音調性，以彰顯人性的多重形貌，為筆記歷史文獻中的矛盾之處作一詮解。《聊齋》有關同性情愛的篇章確乎存在駁雜的異質聲音，一方面有類於孟子鄙薄「踰牆」者，⁴⁸如〈韋公子〉所狎對象竟然是過往自己風流行徑所生之子，惡報意味顯豁；〈喬三官〉中三官為父報仇，也因害死其父的邑豪有斷袖之癖，故而三官得以喬扮男裝色誘趁機復仇，顯現性好龍陽者不得善終，凡此皆有貶抑同性情愛之意；〈黃九郎〉篇末「笑判」的義正詞嚴，更是高倡傳統兩性規範。然而另一方面也容攝發乎人性的情欲流動，〈嫦娥〉中嫦娥本是善於諧謔，顛當一番情欲告白也獲得嫦娥的默許，因而擴及全家，「大小婢婦，祝相狎戲」，如此嬉戲總動員不僅破除家中階級界限，「狎戲」更蘊涵類如嫦娥顛當同性相狎越界流動的可能。然而狎戲之際卻突發婢女暴顛墮下終而死亡的意外，雖仗侍嫦娥法力令婢女復蘇、化解婢父某甲前來叫罵尋釁的危機，然早已發出警語的嫦娥至此態度逆轉，以嚴峻之姿約束顛當等人行為：

已，遂召婢僕，數責徧扑。又呼顛當，為之厲禁。謂宗曰：「今而知為人上者，一笑嚔亦不可輕。謔端開之自妾，而流弊遂不可止。凡哀者屬陰，樂者屬陽；陽極陰生，此循環之定數。婢子之禍，是鬼神告之以漸也。荒迷不悟，則傾覆及之矣。」

似是表現向倫常禮教的收束及靠攏。然而如此合乎傳統儒教的宣言，是否即為蒲翁最後的價值抉擇？前述藉由巴赫金理論彰顯《聊齋》作為小說文類的多音特質，

⁴⁷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之二十二〈心律〉，頁955。

⁴⁸ 《孟子·滕文公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四書纂疏》（臺北：新興書局，1972年），頁465。

在此據以檢視篇末異史氏的評論，則亦別有消息：⁴⁹

異史氏曰：「陽極陰生，至言哉！然室有仙人，幸能極我之樂，消我之災，長我之生，而不我之死。是鄉樂，老焉可矣，而仙人顧憂之耶？天運循環之數，理固宜然；而世之長困而不亨者，又何以爲解哉？昔宋人有求仙不得者，每曰：『作一日仙人，而死亦無憾。』我不復能笑之也。」

在仙凡之間的游移、對宋人嚮往「作一日仙人」的情感認同，乃至對「至言」、「循環之數」的質疑，「理固宜然」與「何以爲解」的矛盾疑惑，隨說隨掃，當亦可令我們聯想：「一日」這偶暫逸出常軌的模式，是否也同樣適用於悖離禮教規範的情感流蕩呢？⁵⁰嫦娥的善於諧謔已預設其不受羈束喜於游走顛覆的潛在本質及生命動力，也爲後來的情欲流竄埋下伏筆。顛當的戲仿暗含對嫦娥的向慕，此中已然跨越男／女異性戀情界線，而嫦娥也怦然情動，二人的雙重越界更強化性欲取向的隨意性與流動性。巧妙的是二人是在戲謔的情境中激蕩情欲的火花，其帶有戲劇表演及角色扮演的本質，借用茱蒂絲·巴特勒的「性別即操演」(gender as performance) 論點，或能印證：「性別轉換的可能性，正是蘊藏於這些性別操演行動之間的任意關係上。」以及人是帶有身體和慾望的能動主體。⁵¹然而這些懷具同性情愛者是否能夠臻至互爲主體、展現互主性(intersubjectivity)？觀諸多篇往往回歸主流論述，自是不無疑問。

如果我們引用九〇年代以後的女同志理論，或可有更進一層的解構。如同學者所述，「同性愛根本是一個不斷衍化而又永無止境的過程。情慾世界向來不是凝

⁴⁹ 關於「異史氏」評論與小說情節有所歧出疏離，參見註18。

⁵⁰ 〈嫦娥〉一文尚關涉仙／凡、常／異之間的對話思辨，拙撰：〈劉、阮再返之思：《聊齋誌異》的仙凡流轉〉(發表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主辦，「2009 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11月28-29日)已論及相關議題，進一步深究當俟諸來日。

⁵¹ 有關巴特勒的論點，此處參考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一章〈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欲望的主體〉、第三章第四節〈身體的銘刻，操演的顛覆〉，頁1-47、168-185。張小虹，前引文，同註33；以及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臺北：田園城市，2000年)，第五章〈行動的主體建構論——操弄流動的認同政治〉，頁160-161、195。

固不變的一勞永逸，不能被僵硬的性類別標籤所涵蓋。」⁵²性別界限本非牢固不移，正如〈顏氏〉（卷六）中顏氏易髻爲冠一舉跨越了傳統性別疆界，但明倫評道：「一髻一冠，只一轉一移間耳。」由此啓發我們另展解讀《聊齋》同性情愛的視域，而肯定蒲松齡對人性的觀照實有其獨到細膩之處。或許如同學者所說，同性情愛是一「割裂而混亂的歷史」，⁵³小說的游離辯證，也就可以視異爲常。

巴赫金理論所具有的經典性意義也支持了如此的二重解讀。誠如布斯所說，巴赫金指出小說反映人類生活中根本不可消滅的多重中心，或「複調性」（polyphony）。布斯歸結巴赫金小說理論所予啓示，在於「複調性是我們共同『對話』生活中的奇迹，因而既是一個生活現實，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又是一種無盡追求的價值。」⁵⁴相視於目今現實生活中同性情愛仍居於主流社會的邊緣位置，藉由巴赫金解讀《聊齋》，或許也能拓展我們觀照人生的視野與高度，而予以更多也更爲真誠的瞭解與關懷。

⁵² 周華山：《同志論》引 Ruth Ginzberg 的看法，同註 21，頁 187。

⁵³ 周華山，同前註，頁 188。

⁵⁴ 美·韋恩·布斯：〈巴赫金如何將我喚醒〉，收入氏著，穆雷等譯：《修辭的復興——韋恩·布斯精粹》（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 年），頁 142-144。

引用文獻

一、古籍文獻

《四書纂疏》，臺北：新興書局，1972年，〈孟子·滕文公下〉。

明·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之二十二〈心律〉。

明·馮夢龍評輯，周方、胡慧斌校點：《情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卷二十二〈情外類〉。

明·張岱著，夏咸淳、程維榮校注：《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陶庵夢憶》卷四〈祁止祥癖〉。

清·蒲松齡著，盛偉編：《蒲松齡全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第貳冊《聊齋詩集》。

_____，張友鶴輯校：《聊齋誌異會校會注會評本》，臺北：里仁書局，1991年。

二、專書及專書論文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臺北：萬年青書店，1971年。

王夢鷗：《唐人小說校釋（上集）·鶯鶯傳敘錄》，臺北：正中書局，1983年。

王志弘：《性別化流動的政治與詩學》，臺北：田園城市，2000年，第五章〈行動的主體建構論——操弄流動的認同政治〉。

矛鋒：《同性戀文學史》，臺北：漢忠文化，1996年，〈上篇 中國同性戀文學〉。

_____：《同性戀美學》，臺北：揚智文化，1996年。

安國梁：《聊齋釋真》，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十二章〈「陌生化」技巧〉。

朱一玄編：《聊齋誌異資料匯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

李孝悌：《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欲望與生活》，臺北：一方出版，2002年，〈袁枚與十八世紀中國傳統中的自由〉〈三、袁枚和十八世紀的私密空間·情欲與男色〉。

周華山：《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年。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四章〈明清

社會男同性戀風氣)。

施曄：《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馬瑞芳：〈聊齋的男權話語與情愛烏托邦〉，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553-562。

袁書菲 (Sophie Volpp)：〈規範色慾：十七世紀的男性觀念〉，收入張宏生編：《明清文學與性別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80-389。

凌建侯：《巴赫金哲學思想與文本分析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古典文學》，臺北：麥田出版，1996年。

陳益源：〈《紅樓夢》裡的同性戀〉，收入氏著：《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

張小虹：〈女同志理論——性／別與性慾取向〉，收入顧燕翎主編：《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女書文化，2000年，第七章。

張在舟：《曖昧的歷程——中國古代同性戀史》，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

張春樹、駱雪倫著，王湘雲譯：《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與文化及其「現代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五章之二〈晚明社會的都市化、男風及民間宗教〉。

蔡錚雲：〈情慾的弔詭與反思：表達的解構與重建〉，收入余安邦主編：《情、欲與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3年，頁61-82。

韓田鹿：《漫說聊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柏拉圖之愛〉，頁120-121。

三、期刊論文

別海燕：〈《聊齋志異》中的同性戀透視〉，《荷澤學院學報》第27卷第3期，2005年6月。

李彥博：〈女性同性情誼對現實的突破與妥協——《蓮香》與《封三娘》解析〉，《阜陽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

胡淳艷：〈閨中知己，卻是同性愛戀——解讀《聊齋志異·封三娘》〉，《古典文學知識》2004年第4期。

孫巍巍：〈探析《聊齋志異》的同性戀觀〉，《蒲松齡研究》2011年第1期。

馮藝超：〈《聊齋志異》中的男同性戀書寫〉，《淡江中文學報》第21期，2009年12月。

劉開鈴：〈我是她是我：葛楚與艾莉絲成家記〉，《中外文學》第32卷第3期，2003

年8月。

四、翻譯及外文論著

- 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三卷《小說理論·長篇小說的話語》，第三章〈小說中的雜語〉。
- 白春仁、顧亞鈴譯：《巴赫金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五卷《詩學與訪談·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第五章〈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語言〉。
- 西蒙·波娃（Beauvoir, Simone）著，陶鐵柱譯：《第二性》，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9年。
- 美·朱迪斯·巴特勒著，宋素鳳譯：《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第一章〈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欲望的主體〉、第三章第四節〈身體的銘刻，操演的顛覆〉。
- 美·馬克夢（McMahon, Keith）著，王維東、楊彩霞譯，戴聯斌校：《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十八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係》，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
- 美·韋恩·布斯：〈巴赫金如何將我喚醒〉，收入氏著，穆雷等譯：《修辭的復興——韋恩·布斯精粹》，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頁142-144。
- 張春樹、駱雪倫著，王湘雲譯：《明清時代之社會經濟巨變與新文化——李漁時代的社會與文化及其「現代性」》，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五章之二〈晚明社會的都市化、男風及民間宗教〉。
- 美·黃衛總著，張蘊爽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與小說敘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一章：晚明士人對欲望的焦慮和矛盾心理〉。
- Judith Fetterley, *The Resisting Reader: A Feminist Approach to American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78, "Introduction: on the Politics of Literature" .
- Joseph S. C. Lam, "Music and Male Bonding in Ming China", *Male Friendship in Ming China*, edited by Martin W. Huang (黃衛總),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7.), pp.101-106.
- 靄理士原著，潘光旦譯註：《性心理學》，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第二章《性的生物學》第六節〈性擇與觸覺〉。

稻田孝：『聊齋志異』を読む 妖怪と人の幻想劇，東京：講談社，2001年，第五章第2小節〈ミニ・ハーレム—嫦娥（卷八）〉，頁155-165。

五、學位論文

蔡祝青：《明末清初小說中男女扮裝之性別與文化意義》，嘉義：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謝佳容：《蒲松齡〈聊齋誌異〉「異史氏曰」之底蘊試探》，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Borders and Beyond——Homosexual Loves in *Liaozhai Zhiyi*

Chen, Chui-ying*

[Abstract]

In *Liaozhai zhiyi*, erotic writings about love and marriage have been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scriptions of sexual scenes. With the new research viewpoint formed in recent years, the discussions of gender relationships and narrative theories have shed light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love and marriage theme in *Liaozhai zhiyi*, which occupies nearly one-third of the entire book.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ultitude of homosexual relations between man-man, woman-woman as well as border crossing illustrated in the book.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hips among lust, power, and moral acts are analyzed along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as well as the independent crea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writer. The paper would also focus on the subtle and intricate narrative strategy of *Liaozhai zhiyi*. It is thus intend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 vigorousness and diversity of erotic aesthetics as well as literati's profound delibera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e are embedded in *Liaozhai zhiyi*.

Keywords: *Liaozhai zhiyi*, homosexual loves, border, moral act, narrative strateg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